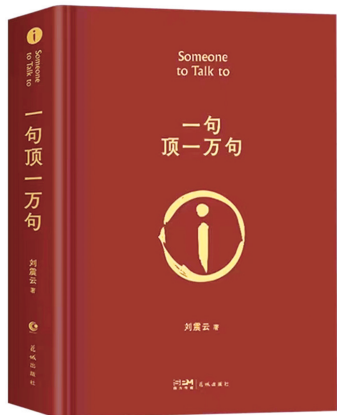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

人,或许生来就是孤独的,孑然一身来,孑然一身去,虽处人群喧嚣处,心却是孤独的。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人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社交广泛朋友多,其实孤独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你,让你觉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尤其是读过《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后,感受更加深刻了。

《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个部分,分别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物为主

线,描写了三代人,贯穿百年时间,演绎着关于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

杨百顺作为出生于清末的穷苦孩子,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他们那一代人注定是苦难的。他一生做过豆腐、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沿街挑过水、种过菜、卖过馒头,为了生活受尽磨难。他一生改过三次名,分别叫杨摩西、吴摩西和罗长礼,若非逼不得已,谁愿意忍辱负重改名换姓,可见这人生的悲哀。杨百顺是孤独的,一生也没遇见几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为了生活被迫“嫁”给寡妇吴香香,改姓吴,受尽屈辱不说,还遭遇妻子的背叛。妻子与邻居偷情被发现后,携家财私奔。此时的吴摩西带着继女巧玲在外出寻妻的过程中,把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继女弄丢了。自责的他从此踏上寻女的路途,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延津。

而牛爱国作为杨百顺的孙辈,同

样也经历了妻子的背叛。岁月的轮回,让他走上与杨百顺相同的寻妻之路。这一“寻”,名义上是寻妻,实际上是寻找丢失的自己,以至于从陕西沁源追根溯源到河南延津。

一出一回,延宕百年。书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烟火人间,同时也披露了人性的自私和官场的丑恶。生活或许是苦的,日子琐碎,每个人都疲于应对,以至于糊里糊涂过完一生。书中传教士老詹有一句话,“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甚是耐人寻味。不知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杨百顺,经常困在这句话里出不来。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是触动我心,“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书中的主人翁一生也没遇见几个能

够说得上话的人,内心的孤独胜于生活的苦难。懂你的人,三言两语便能走进你的心里,只是知音难求,人的内心一片荒芜。

人啊,总是纠结在过去的事情里,让痛苦伴随着自己,以至于走不出生活的困局。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临终前说过一段话,“我活了七十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人间事往往如此,当时提起痛不欲生,几年之后,也不过是一场回忆而已。唯有活在当下,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负余生,才能让生命绽放一树繁花。

本书作者刘震云曾说:“西方人有什么话可以和神说,但中国人不信那一套,有什么话只能和人说,但人又是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人最孤独。”《一句顶一万句》实属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人性的幽微与闪光

——读许春樵小说集《月光粉碎》

袁逸琪

《月光粉碎》是作家许春樵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集,收录了《麦子熟了》《遍地槐花》《月光粉碎》《在风中漫游》等四个中篇小说。许春樵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底层社会,始终对笔下的小人物投注着深切悲悯与温情,着力探索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历程和心灵轨迹,通过揭示人性的幽微与闪光之处,试图找到走出人性和命运困境的方向和出路。

“人性是人类最复杂、最神秘的一面,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理解。”为了展现人性的幽微,作者有意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笔触冷静而客观,将人物的选择及命运、道德的溃败与坚守都交由读者审判。在《麦子熟了》中,麦苗选择跟随王瘸子,用自己的青春换一些“柴米油盐”,麦穗难以忍受寂寞与老郭“闲

扯”,又对耿田心生情意,却因误解和嫉妒在回乡后夸大了麦叶和耿田的相识,导致了麦叶一家的悲剧。故事的结尾,麦苗向走投无路的麦叶伸出了援手,而麦穗辞职到普陀山出家

了。小说中没有对于人物的价值判断,但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琐碎细节的描写挖掘出了最深层的人性,使得读者能从不同角度去同情和理解那些立体而鲜活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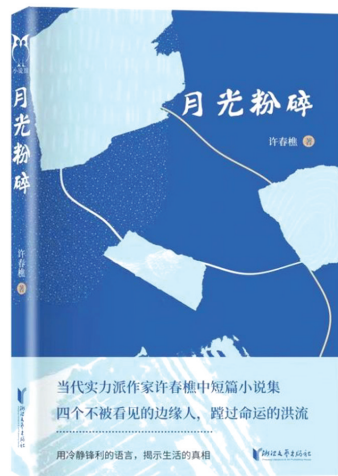
不难发现,许春樵常常把人物置入矛盾与冲突的境地,让其在善与恶的模糊边缘徘徊往复。在《月光粉碎》中,杀人犯和“庐阳好人”的形象存在于一人身上,人性的复杂在主角姚成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庐阳好人”的姚成田刚出场时无疑是正面形象,可当真相缓缓铺陈开来,他竟是那晚醉酒无意杀死刘秋兰的凶手,在恐惧和慌乱中逃脱了罪名。与上述《月光粉碎》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在风中漫游》,欠下三条人命的杀人恶魔却因善恶交织的一念之差放了小宝一条生路。由此,人性在不同境遇下的挣扎与交锋被作者细腻地描写出来,充满着戏剧性的张力。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每一处情节和结局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常常让读者有一种“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感觉。《麦子熟了》中的桂生本是一个踏实、憨厚的人,但听到传言后他对麦叶进行了家暴,父亲被传言气死后更激发了他人性中的恶,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桂生周密策划后将老耿撞死,犯下故意杀人罪、麦叶被迫离开故乡、麦穗辞职后出家……正如许春樵本人所言:“将生活悲剧上升至人性悲剧,将现实的无奈延伸至人生的无常。”让人唏嘘不已。

在揭示人性幽微的同时,作者不忘在作品中保留着人性向善的可能性,塑造出了某些“美与善”的闪光人物。小说《遍地槐花》讲述了赵槐树因为一块“槐花牌”手表和一句“等你一辈子”的误解而寻找、等待了李槐花四十多年的故事。年少时的李槐花出于善意,帮助家庭条件困难的赵槐树,将捡来的手表借给他掌握复习时间,却被不明所以的同学举报,最后被学校开除。“就是攒一辈子,我也要给你买回手表!”一句承诺让赵槐树辗转各地,四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寻找和守望自己心中的爱情。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而人心不变,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郭总用金钱和欧米伽表,也换不走赵槐树手中的“槐花牌”手表,这是多么纯粹的坚守!

即使是像平头和姚成田这样身上背负着秘密的“罪犯”,其内心的道德力量甚至远超法律,他们用行动救赎了自身,展现出人性向善的光芒。在《月光粉碎》中,那个酒醉后失手杀人的夜晚让姚成田害怕月光和酒,为了摆脱内心的罪恶感,他做出种种善行,甚至有着非同常人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最终选择用生命来换得灵魂的救赎。这是一个在绝境中向善的故事,无论是出于愧疚还是本能,“与内心谈判,为灵魂活着”,人性的光芒因此而熠熠生辉。

“我写小说总是想着要去拯救那些遭遇生活危机的人、精神受伤的人、人性挣扎的人、灵魂绝望的



《月光粉碎》
许春樵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人,并企图找到走出人性和命运困境的方向与出路。”许春樵如是说。从《放下武器》《男人立正》等作品,到近期的《下一站不下》,他的书写总是充满着浓郁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在《满地槐花》中,赵槐树和李槐花被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结局,槐花终会盛开;《麦子熟了》中的麦叶,在律师面前固执地为耿田辩护:“老耿没有错!”;《在风中漫游》里平头在迟疑之后还是故意让小宝赢了,放他一条生路……对于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许春樵展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人道主义的悲悯与理想主义的温情。

维克多·弗兰克尔曾说过,“人性中既有善良,也有邪恶,但最终决定的是一个人的选择。”《月光粉碎》这本小说集同时展现出了人性的幽微和闪光,让读者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到人性的冲突,感受到善恶的力量,感受到选择的艰难,以及作家的一种“救世”般的人文关怀。

